說苑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政理

說苑
尊賢
作者：劉向

正諫

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，必尊賢而下士。易曰：「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」又曰：「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」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，將懷遠而致近也。夫朝無賢人，猶鴻鵠之無羽翼也，雖有千里之望，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；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，致遠道者託於乘，欲霸王者託於賢；伊尹、呂尚、管夷吾、百里奚，此霸王之船乘也。釋父兄與子孫，非疏之也；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，非阿之也；持社稷立功名之道，不得不然也。猶大匠之為宮室也，量小大而知材木矣，比功效而知人數矣。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，而周之王也；管夷吾，百里奚任，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，豈特船乘哉！夫成王霸固有人，亡國破家亦固有人；桀用于莘，紂用惡來，宋用唐鞅，齊用蘇秦，秦用趙高，而天下知其亡也；非其人而欲有功，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，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；雖舜禹猶亦困，而又況乎俗主哉！

春秋之時，天子微弱，諸侯力政，皆叛不朝；眾暴寡，強劫弱，南夷與北狄交侵，中國之不絕若線。桓公於是用管仲、鮑叔、隰朋、賓胥無、甯戚，三存亡國，一繼絕世，救中國，攘戎狄，卒脅荊蠻，以尊周室，霸諸侯。晉文公用咎犯、先軫、陽處父，強中國，敗強楚，合諸侯，朝天子，以顯周室。楚莊王用孫叔敖、司馬子反、將軍子重，征陳從鄭，敗強晉，無敵於天下。秦穆公用百里子、蹇叔子、王子廖及由余，據有雍州，攘敗西戎。吳用延州萊季子，并翼州，揚威於雞父。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，貴為諸侯，治義

不順人心，而取弒於臣者，不先得賢也。至簡公用子產、裨諶、世叔、行人子羽，賊臣除，正臣進，去強楚，合中國，國家安寧，二十餘年，無強楚之患。故虞有宮之奇，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；楚有子玉得臣，文公為之側席而坐，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。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，大辱於楚；曹不用僖負羈之諫，敗死於戎。故共惟五始之要，治亂之端，在乎審己而任賢也。國家之任賢而吉，任不肖而凶，案往世而視己事，其必然也，如合符，此為人君者，不可以不慎也。國家惛亂而良臣見，魯國大亂，季友之賢見，僖公即位而任季子，魯國安寧，外內無憂，行政二十一年，季子之卒後，邾擊其南，齊伐其北，魯不勝其患，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（或作身），故傳曰：患之起必自此始也。公子買不可使戍衛，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，內侵於臣下，外困於兵亂，弱之患也。僖公之性，非前二十一年常賢，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，此季子存之所益，亡之所損也。夫得賢失賢，其損益之驗如此，而人主忽於所用，甚可疾痛也。夫智不足以見賢，無可奈何矣，若智能見之，而強不能決，猶豫不用，而大者死亡，小者亂傾，此甚可悲哀也。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，安知孔父死，己必死，趨而救之，趨而救之者，是知其賢也。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，安知疾將死，召季子而授之國政，授之國政者，是知其賢也。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，故宋殤公以殺死，魯莊公以賊嗣，使宋殤蚤任孔父，魯莊素用季子，乃將靖鄰國，而況自存乎！

鄒子說梁王曰：「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，湯立以為三公，天下之治太平。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，天下之庸夫也，齊桓公得之以為仲父。百里奚道之於路，傳賣五羊之皮，秦穆公委之以政。甯戚故將車人也，叩轅行歌於康之衢，桓公任以國。司馬喜髕腳於宋，而卒相中山。范睢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。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，朝歌之屠佐也，棘津迎客之舍人也，年七十而相周，九十而封齊。故詩曰：『綿綿之葛，在於曠野，良工得之，以為絺紵，良工不得，枯死於野。』此七士者，不遇明君聖主，幾行乞丐，枯死於中野，譬猶綿綿之葛矣。」

眉睫之徵，接而形於色；聲音之風，感而動乎心。甯戚擊牛角而商歌，桓公聞而舉之；鮑龍跪石而登嶧，孔子為之下車；堯、舜相見不違桑陰，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。故賢聖之接也，不待久而親；能者之相見也，不待試而知矣。故士之接也，非必與之臨財分貨，乃知其廉也；非必與之犯難涉危，乃知其勇也。舉事決斷，是以知其勇也；取與有讓，是以知其廉也。故見虎之尾，而知其大於貍也；見象之牙，而知其大於牛也。一節見則百節知矣。由此觀之，以所見可以占未發，睹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。

禹以夏王，桀以夏亡；湯以殷王，紂以殷亡。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，而夫差以見禽

於越，文公以晉國霸，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，威王以齊強於天下，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，穆公以秦顯名尊號，而二世以劫於望夷，其所以君王者同，而功跡不等者，所任異也！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，周公用事也。趙武靈王五十年而餓死於沙丘，任李充故也。桓公得管仲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失管仲，任豎刁易牙，身死不葬，為天下笑，一人之身，榮辱俱施焉，在所任也。故魏有公子無忌，削地復得；趙任藺相如，秦兵不敢出鄢陵；任唐睢，國獨特立。楚有申包胥，而昭王反位；齊有田單，襄王得國。由此觀之，國無賢佐俊士，而能以成功立名，安危繼絕者，未嘗有也。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；佐不務多，而務得賢俊。得民心者民往之，有賢佐者士歸之，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，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，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，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。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，德合則未見而相親，賢者立於本朝，則天下之豪，相率而趨之矣，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管仲，桓公之賊也，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，七十言而說乃聽，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。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，鮑叔之力也；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，同聲於鮑叔也。紂殺王子比干，箕子被髮而佯狂，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；自是之後，殷兼於周，陳亡於楚，以其殺比干、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，而鄒衍、樂毅以齊趙至，蘇子、屈景以周楚至，於是舉兵而攻齊，棲閔王於莒，燕校地計眾，非與齊均也，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，由得士也。故無常安之國，無恒治之民；得賢者則安昌，失之者則危亡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明鏡所以昭形也，往古所以知今也，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，而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昌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，太公知之，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，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，況當世而生存者乎！則其弗失可識矣。

齊景公問於孔子曰：「秦穆公其國小，處僻而霸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其國小而志大，雖處僻而其政中，其舉果，其謀和，其令不偷；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，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，以此取之，雖王可也，霸則小矣。」

或曰：「將謂桓公仁義乎？殺兄而立，非仁義也；將謂桓公恭儉乎？與婦人同輿，馳於邑中，非恭儉也；將謂桓公清潔乎？閨門之內，無可嫁者，非清潔也。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，然而桓公兼有之，以得管仲隰朋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畢朝周室，為五霸長，以其得賢佐也；失管仲隰朋，任豎刁易牙，身死不葬，蟲流出戶。一人之身，榮辱俱施者，何者？其所任異也。」由此觀之，則任佐急矣。周公旦白屋之士，所下者七十人，而天下之士皆至；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，而天下之士亦至；仲尼修道行，理文章，而天下之士亦至矣。伯牙子鼓琴，鍾子期聽之，方鼓而志在太山，鍾子期曰：「善哉乎鼓琴！巍巍乎若太山。」少選之間，而志在流水，鍾子期復曰：「善哉乎鼓琴！湯湯乎若

流水。」鍾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絕絃，終身不復鼓琴，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。非獨鼓琴若此也，賢者亦然，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，賢者奚由盡忠哉！驥不自至千里者，待伯樂而後至也。

周威公問於甯子曰：「取士有道乎？」對曰：「有，窮者達之，亡者存之，廢者起之；四方之士，則四面而至矣。窮者不達，亡者不存，廢者不起；四方之士，則四面而畔矣。夫城固不能自守，兵利不能自保，得士而失之，必有其間，夫士存則君尊，士亡則君卑。」周武公曰：「士壹至如此乎？」對曰：「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，曰楚傒胥丘，負客，王將殺之，出亡之晉；晉人用之，是為城濮之戰。又有士曰苗賁皇，王將殺之，出亡走晉；晉人用之，是為鄢陵之戰。又有士曰上解于，王將殺之，出亡走晉；晉人用之，是為兩堂之戰。又有士曰伍子胥，王殺其父兄，出亡走吳；闔閭用之，於是興師而襲郢，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，猶未遽至于此也。此四得罪於其士，三暴其民骨，一亡其國。由是觀之，士存則國存，士亡則國亡；子胥怒而亡之，申包胥怒而存之；士胡可無貴乎！」

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人若何而可取也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毋取拑者，無取健者，毋取口銳者。」哀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；健者必欲兼人，不可以為法也；口銳者多誕而寡信，後恐不驗也。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；馬慤愿順，然後求其良材焉；人必忠信重厚，然後求其知能焉。今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，如此人者，譬猶豺狼與，不可以身近也。是故先其仁義之誠者，然後親之；於是有知能者，然後任之；故曰：親仁而使能。夫取人之術也，觀其言而察其行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，能行之士必能言之，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，夫以言揆其行，雖有姦軌之人，無以逃其情矣。」哀公曰：「善。」

周公攝天子位七年，布衣之士，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，窮巷白屋所見者四十九人，時進善者百人，教士者千人，官朝者萬人。當此之時，誠使周公驕而且吝，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，苟有至者，則必貪而尸祿者也，尸祿之臣，不能存君矣。

齊桓公設庭燎，為士之欲造見者，期年而士不至，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，桓公曰：「九九何足以見乎？」鄙人對曰：「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，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，期年而士不至，夫士之所以不至者，君、天下賢君也；四方之士，皆自以論而不及君，故不至也。夫九九薄能耳，而君猶禮之，況賢於九九乎？夫太山不辭壤石，江海不逆小流，所以成大也，詩云：『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蕘。』言博謀也。」桓公曰善，乃

因禮之。期月四方之士，相攜而並至，詩曰：「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。」言以內及外，以小及大也。

齊景公伐宋，至於岐隄之上，登高以望，太息而歎曰：「昔我先君桓公，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，今我長轂三千乘，而不敢久處於此者，豈其無管仲歟！」弦章對曰：「臣聞之，水廣則魚大，君明則臣忠；昔有桓公，故有管仲；今桓公在此，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。」

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，歎曰：「安得賢士而與處焉！」舟人古乘跪而對曰：「夫珠玉無足，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，人好之也；今士有足而不來者，此是吾君不好之乎！」趙簡子曰：「吾門左右客千人，朝食不足，暮收市征，暮食不足，朝收市征，吾尚可謂不好士乎？」舟人古乘對曰：「鴻鵠高飛遠翔，其所恃者六翮也，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無尺寸之數，去之滿把，飛不能為之益卑；益之滿把，飛不能為之益高。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，有六翮之用乎？將盡毛毳也。」

齊宣王坐，淳于髡侍，宣王曰：「先生論寡人何好？」淳于髡曰：「古者所好四，而王所好三焉。」宣王曰：「古者所好，何與寡人所好？」淳于髡曰：「古者好馬，王亦好馬；古者好味，王亦好味；古者好色，王亦好色；古者好士，王獨不好士。」宣王曰：「國無士耳，有則寡人亦說之矣。」淳于髡曰：「古者驊騮騏驥，今無有，王選於眾，王好馬矣；古者有豹象之胎，今無有，王選于眾，王好味矣；古者有毛嬙西施，今無有，王選於眾，王好色矣。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，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。」宣王嘿然無以應。

衛君問於田讓曰：「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，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，何也？」田讓對曰：「君之賞賜，不可以功及也；君之誅罰，不可以理避也；猶舉杖而呼狗，張弓而祝雞矣；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，害之必也。」

宗衛相齊，遇逐罷歸舍，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而問焉，曰：「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？」田饒等皆伏而不對。宗衛曰：「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！」饒對曰：「非士大夫之難用也，是君不能用也。」宗衛曰：「不能用士大夫何若？」田饒對曰：「廚中有臭肉，則門下無死士矣。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；而君雁鶩有餘粟。紈素綺繡靡麗。堂楯從風雨弊，而士曾不得以緣衣；果園梨粟，後宮婦人摭以相擿，而士曾不得一嘗，且夫財者，君之所輕也；死者士之所重也，君不能用所輕之財，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，豈不難乎哉？」於是宗衛面有慚色，逡巡避席而謝曰：「此衛之過也。」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當今之時，君子誰賢？」對曰：「衛靈公。」公曰：「吾聞之，其閨門之內，姑姐妹無別。」對曰：「臣觀於朝廷，未觀於堂陛之間也。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，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，其信足以守之，而靈公愛之。又有士曰王材，國有賢人，必進而任之，無不達也；不能達，退而與分其祿，而靈公尊之。又有士曰慶足，國有大事，則進而治之，無不濟也，而靈公說之。史　去衛，靈公邸舍三月，琴瑟不御，待史　之入也而後入，臣是以知其賢也。」

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，仲尼聞之，使人往視，還曰：「廊下有二十五俊士，堂上有二十五老人。」仲尼曰：「合二十五人之智，智於湯武；并二十五人之力，力於彭祖。以治天下，其固免矣乎！」

孔子閒居，喟然而歎曰：「銅鞮伯華而無死，天下其有定矣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其為人也何若。」孔子曰：「其幼也敏而好學，其壯也有勇而不屈，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。」子路曰：「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，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；夫有道又誰下哉？」孔子曰：「由不知也。吾聞之，以眾攻寡而無不消也；以貴下賤，無不得也。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，豈無道哉？欲得士之故也，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，君子乎哉！」

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，田子方從，夫子擊過之，下車而趨，子方坐乘如故，告太子曰：「為我請君，待我朝歌。」太子不說，因為子方曰：「不識貧窮者驕人，富貴者驕人乎？」子方曰：「貧窮者驕人，富貴者安敢驕人，人主驕人而亡其國，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；大夫驕人而亡其家，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。貧窮者若不得意，納履而去，安往不得貧窮乎？貧窮者驕人，富貴者安敢驕人。」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，文侯歎曰：「微吾子之故，吾安得聞賢人之言，吾下子方以行，得而友之。自吾友子方也，君臣益親，百姓益附，吾是以得友士之功；我欲伐中山，吾以武下樂羊，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，我是以得有武之功。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，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；若得以智驕我者，豈不及古之人乎？」

晉文侯行地登隧，大夫皆扶之，隨會不扶，文侯曰：「會！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，其罪奚如？」對曰：「其罪重死。」文侯曰：「何謂重死？」對曰：「身死，妻子為戮焉。」隨會曰：「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，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？」文侯曰：「為人君而忍其臣者，其罪何如？」隨會對曰：「為人君而忍其臣者，智士不為謀，辨士不為言，仁士不為行，勇士不為死。」文侯援綏下車，辭大夫曰：「寡人有腰髀之病，願諸

大夫勿罪也。」

齊將軍田瞶出將，張生郊送曰：「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，洗耳而不受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，知之。」「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，知之。」「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，知之。」「智過去君第，變姓名，免為庶人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，知之。」「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，知之。」「此五大夫者，名辭之而實羞之。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，提鼓擁旗，被堅執銳，旋回十萬之師，擅斧鉞之誅，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。」田瞶曰：「今日諸君皆為瞶祖道具酒脯，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，謹聞命矣。」

魏文侯見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；及見翟璜，踞堂而與之言，翟璜不說。文侯曰：「段干木，官之則不肯，祿之則不受；今汝欲官則相至，欲祿則上卿；既受吾賞，又責吾禮，毋乃難乎？」

孔子之郯，遭程子於塗，傾蓋而語終日。有間，顧子路曰：「取束帛一以贈先生。」子路不對。有間，又顧曰：「取束帛一以贈先生。」子路屑然對曰：「由聞之，士不中而見，女無媒而嫁，君子不行也。」孔子曰：「由，詩不云乎：『野有蔓草，零露溥兮，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』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，於是不贈，終身不見。大德毋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

齊桓公使管仲治國，管仲對曰：「賤不能臨貴。」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，桓公曰何故？管仲對曰：「貧不能使富。」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，桓公曰何故？對曰：「疏不能制親。」桓公立以為仲父。齊國大安，而遂霸天下。孔子曰：「管仲之賢，不得此三權者，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。」

桓公問於管仲曰：「吾欲使爵腐於酒，肉腐於俎，得無害於霸乎？」管仲對曰：「此極非其貴者耳；然亦無害於霸也。」桓公曰：「
何如而害霸？」管仲對曰：「不知賢，害霸；知而不用，害霸；用而不任，害霸；任而不信，害霸；信而復使小人參之，害霸。」桓公：「善。」

魯人攻鄪，曾子辭於鄪君曰：「請出，寇罷而後復來，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。」鄪君曰：「寡人之於先生也，人無不聞；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，我胡守先生之舍？」魯人果攻

鄭而數之罪十，而曾子之所爭者九。魯師罷，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。

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，入與共食，出與同衣；司城子罕亡，子韋不從，子罕來，復召子韋而貴之。左右曰：「君之善子韋也，君亡不從，來又復貴之，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？」子罕曰：「吾唯不能用子韋，故至於亡；今吾之得復也，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，吾故貴之。且我之亡也，吾臣之削跡拔樹以從我者，奚益於吾亡哉？」

楊因見趙簡主曰：「臣居鄉三逐，事君五去，聞君好士，故走來見。」簡主聞之，絕食而歎，踧而行，左右進諫曰：「居鄉三逐，是不容眾也；事君五去，是不忠上也。今君有士見過人矣。」簡主曰：「子不知也。夫美女者，醜婦之仇也；盛德之士，亂世所疏也；正直之行，邪枉所憎也。」遂出見之，因授以為相，而國大治。由是觀之，遠近之人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
應侯與賈午子坐，聞其鼓琴之聲，應侯曰：「今日之琴，一何悲也？」賈午子曰：「夫急張調下，故使人悲耳。急張者，良材也；調下者，官卑也。取夫良材而卑官之，安能無悲乎！」應侯曰：「善哉！」

十三年，諸侯舉兵以伐齊，齊王聞之，惕然而恐，召其群臣大夫告曰：「有智為寡人用之。」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，王復問之，又大笑不應，三笑不應，王艴然作色不悅曰：「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？」對曰：「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，臣笑臣鄰之祠田也，以一奩飯，一壺酒，三鮒魚，祝曰：『蟹堁者宜禾，洿邪者百車，傳之後世，洋洋有餘。』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。」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，賜之千金，革車百乘，與平諸侯之事；諸侯聞之，立罷其兵，休其士卒，遂不敢攻齊，此非淳于髡之力乎？

田忌去齊奔楚，楚王郊迎至舍，問曰：「楚，萬乘之國也，齊亦萬乘之國也，常欲相并，為之奈何？」對曰：「易知耳，齊使申孺將，則楚發五萬人，使上將軍將之，至禽將軍首而反耳。齊使田居將，則楚發二十萬人，使上將軍將之，分別而相去也。齊使眄子將，楚發四封之內，王自出將而忌從，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，如是則王僅得存耳。」於是齊使申孺將，楚發五萬人，使上將軍至，擒將軍首反，於是齊王忿然，乃更使眄子將，楚悉發四封之內，王自出將，田忌從，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，益王車屬九乘，僅得免耳。至舍，王北面正領齊袪，問曰：「先生何知之早也？」田忌曰：「申孺為人，侮賢者而輕不肖者，賢不肖者俱不為用，是以亡也；田居為人，尊賢者而賤不肖者，賢者負任，不肖者退，是以分別而相去也；眄子之為人也，尊賢者而愛不肖者，賢不肖俱負任，

是以王僅得存耳。」

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，飲酣，文侯喟然歎曰：「吾獨無豫讓以為臣。」蹇重舉酒進曰：「臣請浮君。」文侯曰「何以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，有命之父母，不知孝子；有道之君，不知忠臣。夫豫讓之君，亦何如哉？」文侯曰：「善！」受浮而飲之，嚼而不讓。曰：「無管仲鮑叔以為臣，故有豫讓之功也。」趙簡子曰：「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。」史黶曰：「安用之？」簡子曰：「良臣，人所願也，又何問焉？」曰：「君以無為良臣故也。夫事君者，諫過而薦可，章善而替否，獻能而進賢；朝夕誦善，敗而納之，聽則進，否則退。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，不能匡相其君，使至於難；出在於外，又不能入。亡而棄之，何良之為；若不棄，君安得之。夫良將營其君，使復其位，死而後止，何曰以來，若未能，乃非良也。」簡子曰：「善。」

子路問於孔子曰：「治國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在於尊賢而賤不肖。」子路曰：「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，其亡何也？」曰：「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，賤不肖而不能去也；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，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讒之。賢者怨之，不肖者讒之；怨讒並前，中行氏雖欲無亡，得乎？」

晉荊戰於邲，晉師敗績，荀林父將歸請死，昭公將許之，士貞伯曰：「不可，城濮之役，晉勝于荊，文公猶有憂色，曰子玉猶存，憂未歇也；困獸猶鬥，況國相乎？」及荊殺子玉，乃喜曰：「莫予毒也。今天或者大警晉也，林父之事君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社稷之衛也，今殺之，是重荊勝也。」昭公曰：「善！」乃使復將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